

记得住乡愁 我和广西的故事

征集作品选登⑤

五色染就的“故乡味道”

□李诗娴

我的故乡在广西,那片被绿水青山环抱的土地。离开家乡多年,许多记忆都已模糊,唯独五色糯米饭的滋味,像刻在我骨子里的印记,怎么也忘不了。

小时候,每逢三月三,母亲便开始忙碌起来。她是个不善言辞的壮族女人,平日里话不多,可一到做五色糯米饭的时候,却像变了一个人,眼里闪着光,嘴里念叨着祖辈传下来的口诀。

“红饭用红蓝草,黄饭用密蒙花,紫饭用紫兰藤,黑饭用枫叶,白饭就是糯米本来的颜色。”她一边说,一边把采来的植物洗净、切碎,放入锅中熬煮。整个厨房都弥漫着草木的清香,那是一种泥土与阳光混合的味道,令我至今难忘。

我最喜欢看母亲染黑米。枫叶捣碎后泡水,要泡上整整一天,待水变成深褐色,才把糯米倒进去。母亲说,枫叶水染的黑米最香,蒸出来有枫叶特有的清苦味,回味却是甘甜的。那时的我不懂什么是“苦尽甘来”,只觉得黑米饭颜色最深、最特别,像把夜色揉进了米粒里。

染色的过程是漫长的。红蓝草熬出胭脂色的汤汁,密蒙花泡出金灿灿的黄水,紫兰藤则染出深沉的紫。五个大碗一字排开,雪白的糯米浸泡其中,像五

个等待长大的孩子。母亲时不时过来看一眼,用手指轻轻搅动,嘴里哼着山歌的调子,那声音低低的、缓缓的,像山间的溪水流过石头。

等到糯米吸饱了颜色,母亲便把它们沥干,一层一层铺进木甑子里。白的、黄的、紫的、红的、黑的,五种颜色分明,像一幅铺开的壮锦。盖上盖子,灶膛里添柴,大火烧起来,蒸汽便从甑子边缘丝丝缕缕地冒出来。

等待米饭蒸熟的那半小时,是我最煎熬也最期待的时刻。香气从厨房漫出,穿过堂屋,飘到院子里,左邻右舍的孩子循着香味纷纷跑来。我们围在灶台旁,眼巴巴盯着木甑子。母亲总是笑着摆手:“急什么,猴急吃不得热米饭。”

终于,在母亲掀开盖子的一刹那,热气腾腾地涌上来,五彩的糯米饭在蒸汽里闪着光,像雨后的彩虹落在了饭桌上。母亲用筷子把五种颜色的米饭拨散、拌匀,五彩斑斓的米粒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,油亮亮的。她抓起一小团塞进我嘴里,软糯香甜,植物的清香在我口中化开。那是春天的味道,也是故乡的味道。

后来我才知道,五色糯米饭不仅仅是一道美食。五种颜色对应着壮族先民对天地万物的理解——黑色代表土地,红色代表太阳,白色代表云朵,黄色代表丰收,紫色代表吉祥。人们在三月三



五色糯米饭。

陆叶珊摄

吃五色糯米饭,是向自然致敬,祈求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每一粒米里,都藏着祖先的智慧和信仰。

母亲没有读过什么书,不会说这些大道理。但她知道,红蓝草要去山南坡采才最红,枫叶要选嫩叶染出来的黑才最亮。这些经验,是外婆教给她的,外婆的外婆亦是如此。一代一代,口口相传,五色糯米饭的技艺就这样在壮家女人的手中接续传承,像一条看不见的河流,流淌着民族的血脉。

离家后,我再难吃到正宗的五色糯米饭。超市里偶尔也有卖,但却少了草木的清香,也少了母亲手掌的温度。我也曾试过自己做,可采不到红蓝草,找不到枫叶,最后只能买现成的染料,蒸出来的糯米饭总是差那么一点意思。

差的那一点,大概就是乡愁吧。

前年三月三,我回了一趟家。母亲头发白了许多,手脚也不如从前利索了。可她还是执意要做五色糯米饭。我帮她上山采红蓝草,帮她捣碎枫叶,帮她看火候。母女俩在厨房里忙了一个下午,说了很多话,也沉默了很多次。当木甑子的盖子掀开,那股熟悉的香气扑面而来时,我的眼眶忽然湿了。

母亲看着我,什么都没说,只是像小时候一样,抓了一小团塞进我嘴里。

那口五色糯米饭,甜了这么多年,一直没有变过。我想,这就是乡愁的样子吧——它不是轰轰烈烈的,而是像五色糯米饭一样,朴素、温暖,带着草木的清香,在每一个思乡的时刻,悄悄蒸腾而起,把远方的游子和故乡紧紧连在一起。



外婆家在靖西市的一个壮族村寨,寨子坐落在喀斯特峰林之间,层层稻田顺着山势铺到山脚下。记忆里,外婆常坐在堂屋的竹椅上,身旁竹筐堆放着未完成的壮锦,木梭在彩色棉线间来回穿梭,锦面上的凤凰羽色鲜亮,好像下一秒就要从布面上飞起来。

外婆是村里为数不多还能手织壮锦的匠人,听母亲说,她年轻的时候,几乎全寨子的姑娘出嫁,都要请外婆织一幅带双喜纹样的壮锦做陪嫁。我小时候最喜欢缠着外婆,她织锦的时候,我就蹲在竹筐边捡掉出来的线头,把不同颜色的线缠成小线球,乱糟糟地堆成一堆。外婆见了,总笑着点我的额头,说壮锦的线是牵住山水的,每一根都要对应着山里的颜色:青的是山,绿的是水,红

的是映山红,黄的是油菜花。把家乡的颜色织进去,走到哪里都忘不了家。

那时候我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,只觉得织锦有趣。外婆教我认经线、纬线,教我循着章法起落木梭。我手指笨拙,刚引好的线织不了几梭就扯乱,好好的纹样被我弄出一个歪扭的结,我急得就要把线团扔掉。外婆不夺我的线,只是将我的手拢在她掌心,带我一点点把结拆开:“织锦和过日子一样,急不得,每一针都要落在心上,你心里想着它要成什么样子,它就会是什么样子。”她将我胡乱织出的小花留在了那幅织有凤穿牡丹纹样的壮锦边角,说这是我和这幅锦的缘分,要留着。

后来我跟着父母到外地读书,很少再回村寨。我带走了那幅被我弄出小疙瘩的壮锦,一直铺在我的书桌上。看书

外婆的壮锦,一针一线尽乡愁

□石春具

久了抬头,总能看见那朵歪歪扭扭的小蓝花,仿佛还闻得到村寨里糯米酒与棉线交织的清香。

再后来短视频兴起,靖西壮锦渐渐被更多人知晓。有人劝外婆开直播卖壮锦,也有工厂来找外婆合作,想用机器批量复刻传统纹样,都被外婆拒绝了。我打电话问她缘由,她在电话那头说道:“机器织得是快,针脚也整齐,可机器不懂人心。哪根线沾过山间的雨,哪根线带着过节的香气,还有你小时候蹲在旁边捡线头的样子,这些它都织不进去。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,讲究的是把心里的念想织进布里,有这份心意,壮锦才能一代代传下去。”

去年暑假,我跟着外婆参加县里的非遗市集,不少年轻人围在织机旁观看。一位学设计的姑娘和外婆交谈,她说如今许多服装品牌都喜欢将壮锦纹样作为设计元素,她也想把老壮锦融入新式设计。外婆听完没有多言,只翻出压在箱底的一摞旧织片送给她,说道:“喜欢就拿去用,只要有人记得这是广西壮家的织锦,有人愿意带着它往前走,它就不会消

亡。”当晚,我帮外婆整理织具,触到她手掌上厚厚的茧,每一道,都连着她数十年织过的万千棉线。外婆掌心的温度透过茧传到我手上,我忽然明白了她早年说过的话:“壮锦不该只是博物馆里静静摆放的展品。人们将心底的惦念织入针脚,这份心意,才让锦有了温度。”

现在外婆年纪大了,眼睛花了,再也不能完整织出大幅壮锦,却还是每天坐在竹椅上,织些小巧的壮锦荷包,送给寨子里外出求学的孩子。每个荷包里,都装进一粒村寨门口大榕树的种子。我也有一个,挂在钥匙串上,走到哪里都带在身边。

我想起离开村寨那天,外婆站在寨口的大榕树下送我,风吹起她的白发,身后是层层叠叠的青山。她手中举着那幅留有我儿时胡乱织出小蓝花的壮锦,朝我挥手。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,乡愁从来不是抽象的情绪,它是外婆手里的一根根棉线,是织进纹样里的家乡的颜色,是一代代广西人守住根脉的方式——我们把故事织进锦面,将念想藏入针脚,无论走多远,摸到这粗粝的织纹,便知道家在这里。